

就连草薙，至今都无法完全相信。刚才，初次听汤川说明时，他觉得怎么可能。虽然在那种状况下汤川应该不会开玩笑，但那个说法实在太匪夷所思了。

不可能有那种事，草薙说。为了掩饰花冈靖子的杀人，又杀了另一个人？天底下哪有那么夸张的事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被杀的到底又是什人？

被他这么一问，汤川露出非常悲伤的表情，摇头说道：“我不知道那人姓名，不过我知道是哪里的人。”

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在这个世上，有些人就算突然失踪，也没人会找他，甚至不会有人担心他。想必也不会有人报案。因为那个人，大概过着和家人断绝关系的生活。”汤川说着指向刚才一路走来的提防沿岸小径。“你刚才不也看到那样的人了吗？”

草薙一时之间无法理解汤川的意思，但是看着他指的方向，终于灵光一闪，他不禁屏息。

“你是说那里的游民？”

汤川没点头，却说出下面这番话：“有个收集空罐的人你注意到没有？他对住在那一带的游民了如指掌。我找他一问之下，据说大约一个月前，有一个新伙伴加入。不过说是伙伴，其实也只是共用同一个场所。那个人还没搭盖小屋，似乎也还很排斥用纸箱当床。收集空罐的大叔告诉我，起先谁都是这样。生而为人，好像总是难以抛开自尊。不过大叔说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没想到那个人，有一天突然消失了。毫无前兆。大叔虽然有点犯嘀咕，心想这人是怎么了，但也仅此于此。其他的游民想必也都注意到了，但谁也没提起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早已对某人在某一天突然消失习以为常。”

“附带一提，”汤川继续说，“那个人好像是在三月十日前后消失的，年轻大约五十岁，有点中年发福，是个身材中等的男人。”